

一部叙述战国时期策士张仪的历史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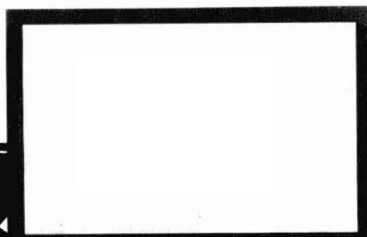
冷月飘风 策士张仪

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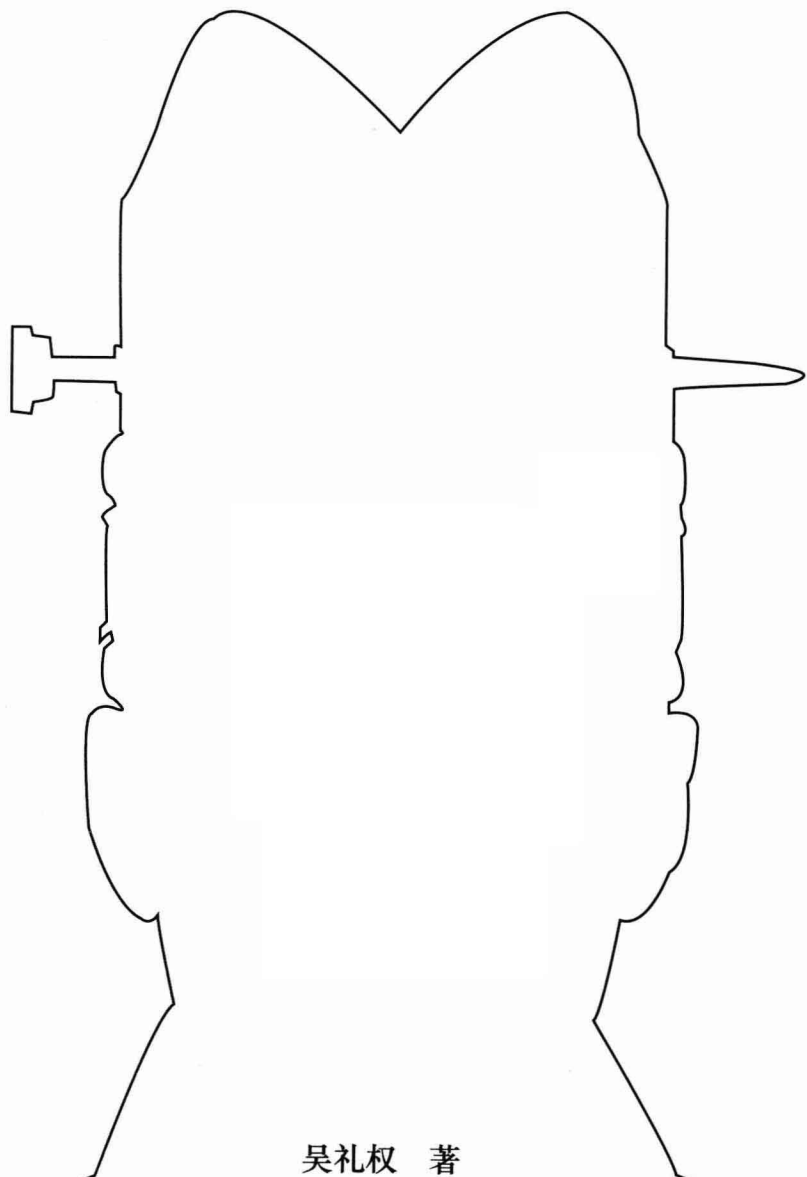
吴礼权 ·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冷月飘风



策士张议



吴礼权 著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冷月飘风: 策士张仪 / 吴礼权著. —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1. 10

ISBN 978 - 7 - 222 - 08320 - 2

I. ①冷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传记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7251 号

责任编辑: 闵艳平

责任校对: 乔月娟

装帧设计: 玉波狄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书 名: 冷月飘风——策士张仪

作 者: 吴礼权
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 编: 650034

网 址: ynpress. yunshow. com

E - mail: rmszbs@ public. km. yn. cn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350 千

版 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: 昆明市西山新雅彩印厂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22 - 08320 - 2

定 价: 32.00 元

卷首语

战国时代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，人民苦难最深的时期之一，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既有雄才大略、目光如炬的秦孝公，锐意改革、手腕铁血的公孙鞅，胡服骑射、开疆拓土的赵武灵王，足智多谋、百战不殆的孙臆，为国理财、革新内政、富国强兵的魏相李悝和韩相申不害等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；也有诸如墨家的墨翟、道家的庄周、儒家的孟轲、法家的韩非、名家的惠施等一大批灿若群星的诸子百家代表人物，他们的思想学说直至今日还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战国时代，是政治家任情挥洒、军事家用武有地的时代，更是中国历史上“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的时代，是无数读书人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时代。挂六国相印、爵封武安君的苏秦，兼相秦魏、操控天下的张仪，爵封秦国大良造、历任魏将韩相的公孙衍，左右秦楚二国、八面玲珑游走的陈轸等无数游士，就是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岁月中，趁着天下大乱，礼法不存的时代情势，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游说诸侯之间，纵横捭阖于天下，以一人之智谋而左右天下时局，玩天下于股掌之上，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奇观，也让无数中国读书人心向往之。

南朝梁著名文论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中有云：“说之善者：伊尹以论味隆殷，太公以辩钓兴周，及烛武行而纾郑，端木出而存鲁：亦其美也。”又说：“战国争雄，辩士云涌；从横参谋，长短角势；转丸骋其巧辞，飞钳伏其精术。一人之辩，重于九鼎之宝；三寸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师。六印磊落以佩，五都隐赈而封。”如果认为刘氏说得太过夸张的话，那么，读一读《战国策》与《史记》中有关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、陈轸等说客的事迹，相信大家就知道，“一人之辩，重于九鼎之宝；三寸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师”的境界，确是历史的真实。

在战国时代诸多游士之中，能靠摇唇鼓舌而取卿相尊荣，干青云而直上，终至以区区一书生，玩转一个时代，叱咤而风云变色，鼓舌而城池易主者，大概在中国人的印象中，则非苏秦、张仪二人莫属也。

张仪与苏秦，同事于鬼谷子，都习纵横之术，且都是靠游说诸侯而起家。二人的共同点很多，但是也有区别。苏秦取卿相尊荣，由一介书生而挂六国相印、爵封武安君，靠的主要是雄辩，即嘴上功夫。“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大，万

民之众，王侯之威，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。不费斗粮，未烦一兵，未战一士，未绝一弦，未折一矢，诸侯相亲，贤于兄弟。夫贤人在，而天下服；一人用，而天下从。”（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）其事功，主要是使纷乱的天下得以暂时安定下来，让天下百姓有片刻休养生息的宁静。而张仪则不同，他出身一个没落贵族家庭，有乐小利而不求上进的毛病，但最终却在苏秦的激发下，一举成功游说了秦惠王，成为“连横”而霸天下的秦国权相。不仅以其嘴上功夫折冲樽俎，周旋于诸侯之间，而且还以过人的谋略而翻云覆雨，左右秦、楚、魏等大国政局。因此，相较于苏秦，张仪不仅仅是一个说客，更是一个策士。正因为如此，苏秦也不得不感叹说：“张仪，天下贤士，吾殆弗如也！”（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）

那么，张仪有何等过人的智慧，而让身兼六国之相、爵封武安君的一代书生枭雄苏秦为之折腰叹服呢？

读了这部历史小说《冷月飘风——策士张仪》，相信读者就能认识张仪是何许人也。

吴礼权 2006年3月初稿于日本京都
2009年6月五稿于台湾台北

主要人物表

- 张 仪** 魏国张城人，与苏秦同师鬼谷子习学“阴阳”、“纵横”之术，力主“连横”。后游说秦惠王成功，先为秦国之相，为秦国的崛起立下不世之功。后又兼相魏国，再为楚国之相。晚年遭秦国权臣排挤，用计脱身，到魏国为相，死于魏相任上。
- 苏 秦** 周都洛阳人，曾师事鬼谷子，习学“阴阳”、“纵横”之术，力主“合纵”。后游说六国之王成功，为“纵约长”，挂六国相印，爵封武安君，独力维持天下安宁多年。后“纵约”被破，乃至燕国为相。因与燕太后私通，怕事发祸至，乃自请至齐国为燕王行“用间”之计。至齐，深得齐湣王信任，权倾朝野，终为齐人嫉妒而被刺杀。临死前，遗一计，让齐王为他擒得真凶而杀之。
- 犀 首** 即公孙衍，魏国阴晋人，早年为魏王之将，官至犀首，故世人以此名之。后离魏至秦，游说秦惠王而得宠。曾率秦师屡伐魏国，打得魏国丧师失地，一蹶不振。因功官拜秦国大良造，爵位与当年为秦国变法的商鞅相侔。后为入秦为相的张仪夺宠，转而至魏，为魏王之将。先用计联合齐国名将田盼伐破赵国，破了苏秦的六国“合纵”之盟，接着策划了“五国相王”，后来又策动山东“五国伐秦”的战争，一直打进函谷关，让秦惠王胆战心寒。后来，又任韩国之相，与张仪等斗智斗勇，为战国时代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。
- 陈 轸** 秦国人，原为秦惠王之臣。张仪入秦为相后，遭排挤而出走至楚，为楚怀王之臣，穿梭秦、楚之间，既为秦，又为楚，是战国时代有名的“双面人”。其人足智多谋，善于游说，与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相侔，是战国时代纵横一时的著名策士与说客。
- 惠 施** 宋国人，战国时代名家的代表人物，曾为魏惠王之相。
- 张 丑** 齐宣王之臣，亦为靖郭君田婴谋士，有名的说客，后仕魏为臣。
- 靖郭君** 即齐威王之少子田婴，齐宣王之弟。
- 孟尝君** 即田文，靖郭君田婴之子，为战国时代有名的“四公子”之一。
- 淳于髡** 齐国名士，战国时代有名的说客，曾一日向齐威王荐举七士。
- 张 登** 中山国谋士，屡挫齐湣王君臣。
- 田 需** 魏襄王之相，曾与魏将公孙衍争权。
- 申 缚** 齐宣王大将。
- 昭 阳** 楚怀王大将，官至上柱国，爵拜上执珪。
- 蓝诸君** 即司马憙，中山国之相。
- 昭 鱼** 楚怀王令尹（即楚国之相）。
- 庞 涓** 魏惠王时魏国大将，与孙臆同事鬼谷子习学兵法。后两败于孙臆、田忌，战败自杀。

- 孙 臆 齐国人，孙武后裔。曾与庞涓同学兵法，才能为庞涓所忌。庞涓为魏将后，被诳骗至魏而处以臆刑（即削去膝盖骨）。后潜归齐国，为齐将田忌赏识，视为座上宾。齐魏交战时，两次为齐国军师，配合主将田忌，分别以“围魏救赵”与“减灶诱敌”之计，大败庞涓率领的魏国之师于桂陵、马陵，迫使庞涓战败自杀。著有《孙臆兵法》传世。
- 田 忌 齐国名将，曾在“桂陵之战”、“马陵之战”中两败魏师。后因功高而为齐相邹忌所忌，遭排挤而出走于楚，被楚王封之于江南。
- 田 盼 齐国名将，曾与公孙衍合兵，伐破赵国，破苏秦“合纵”之局。
- 邹 忌 游士，鼓瑟见齐王，官任齐国之相，爵封成侯。
- 鬼谷子 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，张仪、苏秦皆师之。
- 景 舍 楚国之将。
- 昭奚恤 楚国令尹（即楚相）。
- 张 乙 著名说客，魏国之臣。
- 太子申 魏惠王太子。
- 公孙闳 齐相邹忌幕僚。
- 杜 赫 成周游士。
- 邯郸客 苏秦舍人，智劝张仪至邯郸求见苏秦。
- 吕 仓 东周君之相。
- 义渠君 秦国西邻义渠国之君。
- 颜 觸 齐国之士。
- 王 斗 齐国之士。
- 寒泉子 秦惠王之臣。
- 武安子 秦惠王之将。
- 匡 章 齐宣王之将，率师伐破燕国，攻入燕都。
- 公 叔 韩国之相。
- 公孙弘 中山国之相。
- 阴 姬 中山君之姬，有美色。
- 雍 沮 魏国大臣。
- 冯 郝 楚怀王之臣。
- 昆 辨 齐国靖郭君门客。
- 周 霄 魏国之臣。
- 翟 强 魏国之臣。
- 周 最 周武王之子，在魏国为臣。
- 田 莘 秦惠王之臣。
- 司马错 秦惠王之臣。伐蜀成功，灭蜀、巴、苴三国。
- 子 之 燕相，后与燕王哙易位，为燕君，后被燕太子平起兵杀之。

- 田臣思** 或称陈臣思，齐湣王之臣。
- 公仲** 韩国之相，后至齐为相。
- 景鲤** 楚国之臣，出使秦国，曾被秦惠王强留，后设计返回楚国。
- 黄齐** 楚国之臣。
- 富挚** 楚国之臣，与黄齐不善。
- 靳尚** 楚怀王宠臣。
- 南后** 楚怀王王后。
- 郑袖** 楚怀王美人。
- 樗里子** 名疾，秦惠王同父异母之弟。生性滑稽，足智多谋，秦人号为“智囊”。秦武王即位，被任为右相。
- 甘茂** 秦武王之臣，官任左相。
- 李讎** 秦人，与公孙衍相善，在秦惠王之朝为臣，后仕魏为臣。
- 冯喜** 说客，张仪舍人。
- 昭睢** 楚怀王使臣。
- 桓臧** 说客，昭睢好友。
- 左成** 秦武王之臣。
-
- 周烈王** 即姬喜，周天子，战国时代周王朝名义上的“天下共王”，公元前375—前369年在位。
- 周显王** 即姬扁，周天子，战国时代周王朝名义上的“天下共王”，公元前368—前321年在位。
- 周慎靓王** 即姬定，周天子，战国时代周王朝名义上的“天下共王”，公元前320—前315年在位。
- 周赧王** 即姬延，周天子，战国时代周王朝名义上的“天下共王”，公元前314—前256年在位。
- 魏惠王** 周显王时期魏国之君，在位时凭借李悝变法后魏国异常强大的国力，不断兴兵攻打诸侯各国，意欲灭韩并赵，再谋一统天下的大计。还曾举行“逢泽之会”，以朝周天子为名，号令诸侯。后因好战而不知进止，两败于齐国后，又被强力崛起的秦国乘虚而入，屡战屡败，国力从此一蹶不振。最后迫于强秦不断攻伐的压力，东迁魏都于大梁，遂为世人称之为梁惠王。
- 魏襄王** 魏惠王之子。
- 魏哀王** 魏襄王之子。
- 秦孝公** 周显王时期秦国之君，曾下求贤令，任卫人公孙鞅变法改革，遂使秦国由弱变强，由此逐渐奠定了秦国在战国诸侯中的霸主地位。
- 秦惠王** 秦孝公之子，曾先后任用公孙衍、张仪等客卿，使秦国国力益强，遂称霸天下。
- 秦武王** 秦惠王之子。
- 楚威王** 周显王时期楚国之君，曾率师攻伐齐国徐州，大败齐师。
- 楚怀王** 楚威王之子，曾为张仪所骗，与秦、齐交战，致使楚师大挫，且痛失汉中之地。后又不听忠臣之言，入秦而被扣留，客死于秦中。
- 齐威王** 周显王时期齐国之君。

- 齐宣王** 齐威王之子。
- 齐湣王** 齐宣王之子。
- 赵肃侯** 周显王时期赵国之君，苏秦“合纵”之策的主要支持者，也是“合纵”轴心国的中坚力量。即位初期，为其弟赵国之相奉阳君架空。亲政后，支持苏秦“合纵”大计，终使赵国在诸侯国中地位大大提升。
- 赵武灵王** 赵肃侯之子，执政十九年时曾颁布“胡服骑射”令，实行军事改革，终使赵国军事实力大幅提升，赵国也由此开疆拓土，蔚然而成天下强国。
- 韩昭侯** 周显王时期韩国之君，曾任申不害为相，使韩国国力渐盛。
- 韩宣惠王** 韩昭侯之子。
- 韩襄王** 韩宣惠王之子。
- 燕文公** 周显王时期燕国之君，首起支持苏秦“合纵”之策，是苏秦游说成功的第一个诸侯王。
- 燕易王** 燕文公之子。
- 燕王哙** 燕易王之子。
- 燕昭王** 燕王哙与子之乱政后即位执政的燕国之君。
- 鲁景公** 周显王时期鲁国之君。
-
- 魏 孟** 苏秦谋士，名字系临时所取。
- 惠 兰** 张仪之妻，名字是临时所取。
- 张老爷** 张仪之父。
- 张太太** 张仪之母。
- 张 婆** 张城的接生婆。
- 蔡管家** 张府管家。
- 范管家** 张府安邑城店铺经营主管。
- 姜先生** 张府延聘之教师。
- 淳于生** 齐国游士。系虚构人物。
- 张老伯** 桂陵老伯，系虚构人物。
- 景 颇** 楚王之臣。系虚构人物。
- 白面客** 魏国游士。系虚构人物。
- 胡子客** 魏国游士。系虚构人物。
- 黄须齐士** 齐国游士。系虚构人物。
- 年少齐士** 齐国游士。系虚构人物。
- 高髻士** 齐国游士。系虚构人物。
- 黑面士** 鲁国游士。系虚构人物。
- 峨冠士** 齐国游士。系虚构人物。
- 介老伯** 绵山守山者，介子推后裔。系小说中虚构人物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生于忧患 / 1
- 第二章 破蒙之教 / 11
- 第三章 立志为游士 / 22
- 第四章 南游大楚 / 39
- 第五章 北归故里 / 55
- 第六章 二度出山 / 73
- 第七章 西说秦王 / 88
- 第八章 执政为秦相 / 97
- 第九章 内争外伐 / 108
- 第十章 山东风云 / 119
- 第十一章 兼相魏秦 / 136
- 第十二章 纵横之争 / 152
- 第十三章 复相秦（上） / 163
- 第十四章 复相秦（下） / 175
- 第十五章 相楚风云 / 184
- 第十六章 “连横”说诸侯 / 200
- 第十七章 复相魏 / 212
- 第十八章 尾声 / 223
- 参考文献 / 226
- 后记 / 228
- 又记 / 231
- 再记 / 233

第一章 生于忧患

1. 呱呱坠地

“老爷！老爷！”

周烈王七年（公元前369年）正月二十五，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。

天还没亮，随着一个婢女一阵急促的叫喊声，魏国河东张城的张氏府中，顿然鸡鸣犬吠，全家老小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醒。

张老爷闻声，立即披衣而起，大声问道：

“何事惊慌？”

“老爷，太太肚子痛得厉害，恐怕是要生了。”

“那还愣着干啥？还不快快叫人去接张婆？”

张婆是张城远近闻名的接生婆，张太太前面所生的五个女儿都是她接的生。

婢女这才如梦方醒，立即去找张府的蔡管家。

蔡管家闻之，一骨碌爬起，差点从炕上滚下来。手忙脚乱地穿上衣裳后，就一边揉着惺松的睡眼，一边奔出了大门。

就在蔡管家出门之际，张老爷也随婢女奔到了张太太房内探视。

此时，张太太正捧着肚子在床上打滚，嗷嗷叫唤：

“痛煞哉！痛煞哉！”

张老爷见太太痛成这样，只有干搓手的份，急得在房内团团转。

一大帮婢女、嬷嬷见老爷在房内团团转，更是心慌不已。

过了好一会，还是一个年长的嬷嬷开了口：

“老爷还是房外去吧，这里有俺们下人侍候太太就好了。”

张老爷见嬷嬷这样说，觉得也是，自己在这团团转，也是无济于事。还是眼不见，心不慌。

张太太已经生过五胎了，不是第一胎第二胎，何以张老爷见太太肚子痛还如此紧张呢？这是有原因的。他不是为太太肚子痛着急，而是急她那肚子里的孩子。太太生了五胎都是丫头，这一次，据有经验的老妇人说，恐怕十有八九是个男娃了，因为这次的胎像不同以往。以前几胎，太太的肚子到了六七个月就隆起很大，但从侧面看，都像是个圆丘。这次不同了，肚子虽然不大，但从侧面看，却显得小而尖。如果这次真能生个男娃，那么张家就算香火有继了，列祖列宗九泉之下也就安心了。

走出房内，张老爷又在堂屋中踱来踱去，心情显得异常急躁不安，一会儿伸头到外面看看张婆来了没有，一会儿又踱到太太房门外侧耳听听太太的叫唤之声。

终于，约一顿饭的时辰，张婆一路小跑地来了。

“转什么转？急有什么用？还不快快叫人烧水备汤？”

张婆一进门，看见张老爷团团转的样子，就开口喝叫。

张老爷一听，这才知道现在不是团团转的时候，而是应该准备接生用的开水了。

张老爷正要叫婢女，张婆又说道：

“还有剪刀烫好，干净布多准备一些，都生了五胎了，这些都是老规矩了，你们家人是咋弄的？每次生个孩子都慌得没神。女人生娃，不就像母鸡下蛋，有什么好慌的？”

张老爷被张婆教训了一顿，虽然脸上挂不住，但心里明白，张婆说得对。于是，赶紧把一大帮围在太太房内的嬷嬷、婢女叫出来训了一顿。然后，又把张婆吩咐的话向她们重述了一遍。

那帮嬷嬷、婢女被老爷一顿教训，这才意识到：大家都这样看着太太叫痛而在一旁干着急，其实一点作用也没有，反而该干的正事都还没干。

愣了一会，大家便一窝蜂似的跑出了太太房内，烧火的烧火，备汤的备汤，煮剪刀的煮剪刀，生炭火的生炭火，寻净布的寻净布，好一阵忙乱。

毕竟是人多，不大一会儿，两个婢女就将烧好的一大盆艾草热汤，小心翼翼地抬着进了太太房内，然后又退出房来。

紧接着，一老一少的两个嬷嬷进了房内。年长者在后，年少者在前。年少者手里托着一个大木盘，里面放着一把烫好的剪刀与一叠干干净净的白布。

张婆自进了房内后，就不断地用双手在张太太的肚皮上摩挲，想顺好胎位，再让张太太使劲。摩挲了好大一会，张太太的叫唤声渐渐小了。

张老爷侧耳在房外偷听，见太太的喊声小了，遂定了定神，知道张婆果然是有办法的。

然而，就在张老爷在门外感到松了一口气时，突然房内又听到太太杀猪似的嘶喊，而且一阵紧似一阵，吓得张老爷又慌了神，遂又在房门外团团转了起来。

原来，张太太这次却是“寤生”了。孩子不是头先出来，而是先出来了一只小脚。

张婆一看，也顿时紧张起来，而围在张婆旁边的两个嬷嬷，则更是吓得面无人色，连忙闭上了眼睛。因为她们都是女人，都知道逆产意味着可能母子俱亡。

然而，就在两个嬷嬷吓得闭眼的瞬间，张婆立即稳下神来，毫不犹豫地把孩子即将伸出的小脚猛地往里一推。随着孩子的小脚进去的同时，张婆的整个一条臂膊差不多都从张太太的下面进去了。张太太杀猪似的嚎叫了一声，就没声音了。

等到两个嬷嬷惊吓得又睁开眼睛时，只见张婆正闭目屏息，在张太太里面搅动呢。两个嬷嬷一见，更是惊愕得目瞪口呆，再次吓得闭上了眼睛。但是，不一会儿，昏死过去的张太太突然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。伴随着突如其来的叫喊声，孩子的头慢慢露出来了。

当两个嬷嬷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张婆正轻轻捏住孩子的头，气定神闲地将孩子一寸一寸慢慢地引了出来。

“哇！哇！哇！”

随着孩子一阵嘹亮的呱呱坠地之声，张太太流血不止，再次昏死过去了。

张婆见此，立即将孩子交给旁边的年长嬷嬷，顺手从年少嬷嬷手中的托盘中拿起几块干净白布，死死地捂住了张太太的阴部，想止住汨汨而出的鲜血。

过了好一会，血不流了。张婆又用手试了一下张太太的鼻息，确认没有生命危险。便吩咐年长嬷嬷，让她用热水搓了一块干净的白布，给张太太的下身略略作了一下清洁。然后，再帮张太太掖好被褥，好让她静静地休息一会。

在张婆安顿张太太的时候，年长嬷嬷已经手脚麻利地将孩子洗好了澡，然后用早已备好的热烘烘的小被子给孩子裹好，平平整整地放在了张太太的旁边。虽然像张婆那样的手段接生，这个老嬷嬷是想也不敢想，甚至连看也不敢看，但是给孩子洗澡、包裹，她倒是在行的。

张婆忙好一切后，突然一屁股坐在了房内冰冷的地上。那个早已惊呆了的年少嬷嬷，此时才知道放下手中的托盘，一把将张婆扶了起来。

扶起了张婆，年少的嬷嬷这才醒悟过来，今日不仅自己吓得没了命，其实张婆自己也是吓坏了的。

过了好一会，张婆被年少嬷嬷于其在心口一阵乱摸之后，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

平静了一会，张婆突然一拍大腿，向刚才那个给孩子洗澡，并给孩子包裹的年长嬷嬷问道：

“生了个啥？”

年长嬷嬷听张婆这样一问，这时也才若有所悟，竟然因为刚才的惊吓，而忘了看孩子是男是女了。遂连忙将孩子的包裹解开，低头一看，不禁惊喜道：

“男娃！男娃！男娃！张家有后了。”

就在年长嬷嬷惊喜的话音刚落，张婆与那年少嬷嬷还来不及说句“谢天谢地”之类的话，张太太竟然闻声半张了眼睛。

张婆一见张太太突然清醒过来，立即明白其盼儿心切的心情。遂连忙让年长嬷嬷从炕边抱起孩子，让她看了看。

张太太半睁着眼，看了一眼，就又睡过去了。

却说张老爷在外等了大半天，先是听到太太喊声渐小，后又闻一声惨叫，再接着，又没声了。心头不由得一阵阵紧张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以前好像都不似今日这般，此次会不会有什么不测？是太太有生命危险了？还是孩子有什么问题了？

越想越紧张，在堂屋里转了几圈后，张老爷又忍不住踱到了太太的房门外，将耳朵紧贴着太太的房门，想细听里面的动静。当他刚把耳朵贴到门缝上，就听到“哇！哇！哇！”一阵清亮的婴儿啼哭之声。他先是被吓了一大跳，接着，马上定下神来，知道孩子平安降生了。

“谢天谢地！”

张老爷一边拍着自己的胸口，一边自言自语道。

“吱呀！”

过了好一会，随着一声开门之声，张婆一脚踏出了门外，差点与门外时而侧耳偷听，时而来回踱

步的张老爷撞个满怀。

“恭喜老爷，张家香火有继了。”

张老爷一听此话，知道是生了个小子。突然之间，他竟有一种头晕而立地不稳的感觉，浑身颤动，就像是在打摆子似的。

张婆见张老爷好像没有反应，遂提高声调道：

“母子平安！还不谢老嫗救命大恩？”

这时，张老爷才从惊喜中清醒过来，连连作揖打躬道：

“张婆大恩，何敢忘哉？”

张婆会意地笑了笑，遂将张太太生产的惊险之状略略讲述了一遍，直把张老爷吓得目瞪口呆。

好半天，张老爷才从惊吓后怕中清醒过来。

就在这时，正好蔡管家走了过来。

张老爷连忙高声道：

“管家，快将谢仪奉上！好事成双！”

张婆一听就明白，张老爷这是在跟他的管家打暗语呢，要酬谢自己双份谢仪，不禁心中一喜。

但是，一喜过后，张婆看了看张老爷那副得意的样子，又觉得心里不爽。心想，这个吝啬的家伙，谢仪不备一份，而备两份，原来他是有心要见机行事。如果今天不是生了个小子，而还是个丫头，那自己也就只能得一半的谢仪了。

虽然心里这样想着，但是，当蔡管家托出金光闪闪的金子送上来时，张婆还是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，一边忙不迭地接着，一边口中念念有词道：

“张氏祖上有灵，福祚绵绵！老嫗谢仪好事成双，得之心安，得之高兴呀！”

就在张婆捧着金子，笑眯眯地出了张府大门的同时，张老爷则笑得合不拢嘴地进了太太的房内。

进房一看到炕边小包裹里睡着的孩子，张老爷迫不及待地趋前抱起。左看右看，看个没完没了。看得几个嬷嬷都过意不去，连忙提醒道：

“老爷，太太这次可受苦了！”

张老爷一听，这才醒过神来，连忙将孩子递给一个嬷嬷，转过身来看看躺在炕上像死去了一样的太太，如同劳军似地说了一句：

“让你受苦了！”

说着伸出手来，抚了一把太太的额头，又为她掖了掖被子。可是，太太连眼睛都没睁一下。

张老爷心里大概也明白，太太可能不满意自己看重的只有自己的儿子，根本没把她的死活放在心上，进得门来，先不问她的平安，也不慰劳她的辛苦，而是一个劲地看儿子。但转念一想，也许太太太累了，早已睡过去了，根本没有跟自己计较那么多。再说，生个儿子，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愿望，也是她多少年来一直努力的心愿，她大概是满意地睡着了吧。

张老爷见太太不吱声，连忙自己找话，对围在房内的嬷嬷婢女们道：

“快把娃儿放在炕上，别冻着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又道：

“快，快，快给房内再添个火盆，要烧得旺点，让屋子暖和些，太太刚刚生产，体弱畏寒。”

其实，嬷嬷婢女们都明白，老爷这话是说给太太听的。包括假装睡着的太太在内，谁的心里都明白着，老爷其实是怕冻着他的宝贝儿子，只是大家谁也不说破，也不敢说破老爷的心思而已。

嬷嬷婢女们出去备火盆了，张老爷却并没有离开太太的房内，他站在炕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睡在太太旁边的儿子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侍候在房内的嬷嬷婢女，人人都能感到老爷心里的那个高兴劲，大家也理解：老爷已经年近半百，现在才盼到这个儿子，不容易呀！

不大一会儿，一个嬷嬷与一个婢女抬着一个大火盆进来了。火盆里的木炭还在熊熊燃烧，炽旺的炭火，映得冬日灰暗的房内一片通亮，也映得张老爷及整个张府上下人等的心里亮堂堂的。

2. 弥月之喜

张老爷心里亮堂了，心情也格外开朗了起来。从此，这个一向严肃的张府主人也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不再像从前那样一本正经，道貌岸然了，对下人奴婢也亲切起来了。这个本来犹如死一般沉寂、没有活气，让人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张氏大院中，从此多了许多欢声笑语。

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比较快的，一转眼，就到了二月二十五，是孩子满月的时候。

这一天，一大早，张府就开始热闹起来。城里的，乡下的，张府的许多亲朋故旧，都大一担，小一担地送来了各种各样的贺仪贺礼。还有张府的邻居，也都各有贺仪贺礼相奉。

张府上下，从张老爷、张太太，到蔡管家以及嬷嬷、婢女、杂役，个个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，未言先出笑声，大家个个忙成一团。堂上堂下，到处都烧了旺旺的火盆，整个张府如沐和煦的阳春之中。

时近正午，张府庆祝孩子弥月之喜的筵席开始了，整整摆了三十个食案。

“今日乃犬子弥月之喜，承蒙各位亲朋盛意、高邻厚谊，大家不辞严寒，不畏道远，百忙之中来贺，老夫不胜感激！现略备几杯水酒，还望各位放怀痛饮，以尽其兴！来，来，来，老夫先敬各位一杯！”

说完，张老爷自己一仰脖子，就满饮了一大杯。

接着，大家都频频举杯，共贺张老爷喜得贵子、张府福祚绵绵。

张老爷满饮一杯后，又举杯绕席，一个食案一个食案地向亲朋、高邻敬酒。

喝了约一个时辰，嬷嬷抱着孩子出来了，逐个食案地将孩子展示给大家看，就像显宝似的。

大家看过孩子，就议论开了：

“瞧，那眼睛多像张老爷！”

“你瞅，那眼睫毛，活脱脱地就如太太一个模子出来的。”

“这孩子可是个福相呀，耳垂厚实，额头宽广，鼻直口方，这都是老话所说的福禄广远的体貌啊。你再瞅，那个眼睛，虽然小，但是亮而有神，老话说，叫做‘小眼聚光’，这可是聪明的孩子呀！”

张老爷虽然知道大家这些话都是些逢迎讨好的话，但听着还是心里非常受用的，乐得嘴巴都合不拢。于是，不断地穿梭于众人之间敬酒劝饮。真是那句老话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虽然不知喝了多少杯

了，但张老爷好像一点醉意还没有。人说，喝酒喝精神，看来一点也不假。张老爷自己清楚自己，平时自己酒量并不大，心情不好时，喝个几杯就烂醉如泥，今天真是怪了！

又喝了一个时辰光景，突然有一个老者站起来道：

“张老爷，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啊？”

一句话，就把大家的兴趣提起来了。

是啊，弥月之喜时，也是孩子正式命名公布的时候。张老爷一听，这才想起还有这一层。以前生的都是丫头，也没正式办过庆祝喜筵，更没有想到要有什么命名仪式什么的。现在不同了，这可是张家唯一的一个传承香火的儿子，这命名不能不郑重其事啊！

想到此，张老爷连忙站起来道：

“老夫老而得子，欢喜得都昏了头了，自从孩子出世，大家都是‘宝宝’‘宝宝’地叫着，还真的没想到取个正式的名字呢！各位亲朋高邻，既然今日承蒙大家提起，还望大家替老夫想一想，给赐个合适的名字吧。”

说完，一揖到地，算是拜托了大家。

这下，可热闹了。

本来，人都给他人取名的爱好，现在有了这个机会，哪能不各展其能呢？于是，有给孩子取名为“张延祚”的，也有给孩子取名“张福”、“张庆禄”的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张老爷听了，觉得都很好，可是，到底取哪个名字，却一时难以取舍定夺。

就在此时，突然张府在魏都安邑管理张家店铺的范管家也匆匆赶回来了。他先向老爷恭贺得子之喜，然后又向大家报告说：

“老仆刚从安邑而回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魏王统率魏国之师，大败韩师，斩首三万，魏国可是又振了一次威风啊！俺回来时，城里正万人空巷，都在庆贺魏王得胜而归呢！”

张老爷一听，顿然来了灵感，立即站起身来，清了清嗓子，激动地说道：

“承蒙各位赐名，都非常合适。只是刚才听了舍下老仆报告魏师大胜韩师的消息，老夫突然有个想法，今天是各位共贺犬子弥月之仪，又是俺魏国大振国之威仪之时，不如就将犬子取名‘张仪’，张俺大魏之威仪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大家一听，连忙称好。

是啊，儿子是他的儿子，他命个什么名，应该都是好的。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着。

3. 百日之灾

周烈王七年（公元前369年）三月二十一，正是春日和煦，春风拂面的好天气，张老爷抱着他的宝贝儿子，来到后院花园，一边欣赏满园春色，一边走在繁花茂叶之下，想让孩子，也让自己好好透气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同时也让宝宝多晒晒太阳。

大约才半个时辰，张老爷就觉得累得不行了，手臂酸麻，孩子快要从自己的怀里掉下来了。虽然已经生了五个女儿，但他却一次也没伸手抱过她们。因此，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抱孩子也是一件非常辛

苦的事。大概在他的印象里，抱孩子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平时看到家里的嬷嬷婢女，抱孩子抱一天也是若无其事的。今天，他看见天气好，这才心血来潮，从嬷嬷手上接过孩子，抱到园中透气晒太阳，也想体验体验抱孩子的天伦之乐。可是，才抱了一会，他就体会到了抱孩子的甘苦。

回到屋里，张老爷立即把孩子又交到嬷嬷手上。然后，甩着酸麻的手臂，一直劲地说：

“酸煞我也！酸煞我也！”

张太太看了，抿嘴偷乐，一帮婢女也笑得转过身去。

正在此时，突然蔡管家急急跑进屋内，大叫道：

“老爷，老爷！”

“何事惊慌？”

正在甩手臂的张老爷听到蔡管家的叫喊，立即停止甩臂挥腕。

“老爷，快出门去看，天狗食日了。”

张老爷跑出门来一看，果然刚刚还是一轮明晃晃的太阳，高高挂在朗朗晴空之上，现在说没影就没影儿了。而天空中并没有什么乌云，好像这太阳也不是被乌云遮却的样子，看来真是天狗食日了。

看了半日，愣了半日，张老爷不禁喟然长叹一声：

“唉，不知又要发生什么大祸了？”

过了三天，为张家在魏都安邑管理店铺的范管家急急赶回了张城。

张老爷一见他行色匆匆，知道肯定有什么事，未等他开口，劈头便问：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魏、赵交战，魏师大败。”

“两国交战，总有胜有败，哪有常胜不败之师？”

“老爷，这次不对，赵师都打到了俺魏都安邑附近的涿泽了。”

“啊？都打到俺大魏的涿泽了？”这下，张老爷有点急了：“张城距涿泽近在几百里之内，如果俺大魏的军队抵敌不住，往右打到魏都安邑，魏国就要亡国；而往左打到张城，则俺们就逃而无路了。”

“是啊，老爷说的对，张城西面紧邻大河，真的是逃而无路！”未及范管家说完，张太太也急了：“俺们家还有一个未满百日的孩子呢！”

正在张老爷、张太太都急得六神无主时，范管家又补了一句道：

“老爷、太太，还有一个坏消息。”

“什么坏消息？快说啊！”张老爷与张太太几乎是同时脱口而出。

“这次俺们魏王也被赵师围住了。”

“啊？俺魏王也被赵师围住了？”

张老爷这下可更急了，要是魏惠王死在乱军之中，或是被赵国所虏，这大魏不就等于亡国了吗？这如何是好？

张老爷急得在屋内团团转，张府全家老小也慌成了一团。如果要逃难，家里有个不满百日的孩子，逃难怎么逃法呢？

“你知道俺魏王现在怎么样了？”张太太突然问道。